

緬懷吾師樓桐蓀所長

郭憲鈴

樓桐蓀先生自訓政時期第一屆立法委員幹到 1992 年萬年國會立法委員在台灣退職共擔任 64 年中華民國國會議員，可謂擔任最久的國會議員、更是蔣介石眼中最正統的「法統」之一，他也擔任 8 年的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理事長，不過他幹最久的職業是教授與翻譯工作，他也是我研究所的教授兼所長，是我碩士班的受業恩師，我還到過他新店中央新村家中吃飯聽課，算是受業於門牆之中的「入門弟子」；我終身服膺信仰合作經濟主義，有幾位恩師是永難忘懷的包括大學系主任尹樹生教授、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李錫勛教授、信用合作教授張達教授、合作經濟原理的吳克剛教授、農業保險與合作的湯俊相教授，當然最難忘的是研究所所長樓桐蓀教授；這幾位教授傳授給我非常完整的合作經濟主義理論體系，讓我「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樓桐蓀是浙江永康人，父親樓其秀是位小農，因此家境十分清寒，當時浙江省督軍兼省長呂公望看他聰明好學就發動幾位浙江士紳富商聚資助他學費與在外地求學生活所需，所以他的求學過程包括到法

國留學期間受呂公望幫助很大；西元 1919 年（23 歲）他就到法國去勤工儉學，和我另外一位業師吳克剛教授及中共總理周恩來、副總理兼「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窗同學，不過周恩來去法國以天津「益世報」記者身份在法德甚至英國到處參訪考察，鄧小平則到處打工或參加共產黨活動，比較少到課堂上課學習，後來回國後專心搞共產黨新民主革命，最後推翻嚴重貪汙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建立「新中國」，兩人都成大功立大業為新中國的革命建國貢獻巨大的心力才智；我的兩位業師則努力於學問之進德修業，後來都拿到學位回國在大學擔任教授；這就應驗了一位哈佛大學教授所講的「那些功課頂好的同學將來都是我的同事，至於那些功課較次佳的將來可能是我們學校的董事」；大約二十年前我曾有位同學在擔任立法委員那時我在黃木添委員辦公室當主任，他倆都是桃園縣選出的立法委員，有一次我告訴那位同學「我很少看你來上課」，他很大方回答「對、我大部份都翹課」，我說「你實在厲害、不上課還當立委，我這個前幾名又讀研究所的只當委員辦公室主任」，他說「大

部份都是這樣，你看立法院 165 位立委有幾人是用功讀書出來的」；後來我得到一個真理「只要助理夠用功，委員就成功」；從周恩來、鄧小平、樓桐蓀、吳克剛四位在法國巴黎勤工儉學同學學成回國後發展出來的成就也可以得到明證，光用功讀書的就去當教授或總主筆，那些厲行建教合作勤工儉學的去當國家領導人、主持國家大政造數億人之福。

1923 年樓桐蓀在巴黎大學拿到法學碩士學位，1925 年束裝回國擔任浙江省政府機要秘書、浙江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校長、浙江省訓政人員養成所所長、中國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祕書長；後來又到上海法政大學擔任教授兼教務主任、之後又兼任政治系主任，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教授；1928 年 11 月出任訓政時期國民政府立法院第一屆立法委員，參與起草海商法與合作社法；從此開始樓桐蓀幹了一輩子立法委員，從訓政時期幹到憲政時期，幹到第一屆立法委員（萬年國會議員）領退職金走人，其實那時樓桐蓀已得老人癡呆症無法再參與立法工作了，但為了維繫國民黨的「法統」不得不為國民黨犧牲賣命，真如毛澤東所講的「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青天」。

樓桐蓀真是個書生報國、不畏權貴惡霸財閥政閥、敢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

土當年萬戶侯的中央民意代表；他雖然講話和蔡英文父親蔡潔生一樣低聲輕氣細語，可是作為中央民意代表他以言詞直率著稱，他頻向行政院長提出批評與建議，故被首都圈媒體界稱為「樓大砲」；最有名的是他針對全國經濟不斷惡化向行政院長宋子文提出批評與建議改進意見，惜乎宋子文以國舅政要貴胄身份不願理他、「東張西望顧左右而言他」，抬頭看著天花板就是不回答正題也不提行政院的改革策略，完全不把立法委員看在眼裡（那時是訓政時期、立法委員是他妹夫蔣介石提名賞賜的，就像中國歷朝歷代「恩庇侍寵」冊封的）；氣得樓桐蓀另提個案將宋子文行政院長移送監察院彈劾並建議國民政府撤換行政院長，可惜當時監察委員也是蔣介石「冊封」的，這些監察委員畏懼宋子文與宋美齡的裙帶關係及宋美齡與蔣介石的生殖器關係，又沒有樓桐蓀不畏權勢的千秋氣節與司憲風骨，該彈劾案就不了了之了，至於撤換行政院長乙案則在宋子文自己請辭後由蔣介石自兼將近二個月後再換上張群擔任行政院長，所以樓桐蓀雖然說話輕聲細語但絕對是一隻兇猛的老虎而不是隻在國會閒逛的小花貓。

從上述樓桐蓀在訓政時期的立法院都可提案通過「行政院長宋子文移送監察院的彈劾案」，可見樓桐蓀在立法院之人緣及

其對立法技巧之精煉程度；故在行憲後的第一次預備會（現在是正式會前的全院談話會），全體立法委員選舉吳鐵城為臨時主席、選舉樓桐蓀為臨時秘書長，開啟中華民國憲政時代、奠定中華民國國會之宏碁永固，樓桐蓀亦扮演一個歷史性重要之角色。當然他在漫長的國會議員生涯中最重要的偉業應該是主持起草「海商法」和「合作社法」了。

除了擔任國會議員外，他的另一偉大事業就是擔任教授與著作翻譯歐美名著介紹到中國，他翻譯著作等身凡數十種，包括政治、經濟、法律、社會、道德方面都有，例如「查理·季特」「羅培爾·歐文」「協作」「經濟學基本原理」「政治學基本原理」「經濟思想史」「合作主義文選」「蘇俄之消費協作」「消費協社」逾三十種，算是非常用功之學者之一，以現在之眼光堪為「師鐸獎」之最佳人選。他透過翻譯與著作將歐洲很多合作經濟思想傳到中國傳到台灣，對中華民國的合作運動貢獻居功厥偉，功在黨國。

樓桐蓀真的是功在中國國民黨，以他和周恩來、鄧小平的同窗同學關係，若在當年甚至後來倒向中國共產黨，那他在新中國之前途絕對無可限量；試看李宗仁代總統的秘書程思遠吧！他只是配合周恩來總理的統戰政策策動李宗仁去國十六年後

回歸新中國祖國，中共政權就封給程思遠一個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大位，讓程思遠在紅朝中享盡榮華富貴、香車美人、「恩避侍寵」。

樓桐蓀跟隨國民黨逃到台灣雖也有幹不完的國會議員（幹到死，真是第一屆立法委員因他而生也隨他而亡），但他到台灣還是到處兼課，到政治大學、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等校兼任教授、還在中國文化大學經濟研究所擔任所長（就是我受業的所長）；樓桐蓀傳道授業很重視人格養成與品格修養教育，他教我們分清「大我」「小我」「無我」的區別與為人處世之道，從事合作經濟運動就要放下小我成就大我的意識情操，利用合作制度讓小我變成大我來增加經濟效益創造大眾的經濟福利，使社會財富藉由合作經濟制度的分配趨向均富的社會。

樓桐蓀在台灣還擔任「中國合作學社理事長」和「中國合作事業學協會理事長」，領導台灣合作運動十多年，故吾人乃將他與谷正綱、陳果夫並列為對中華民國合作運動最有貢獻之先賢先哲，讓後人永誌不忘、萬古流芳。

〈本文作者郭憲鈴係大成報及勁報總主筆〉